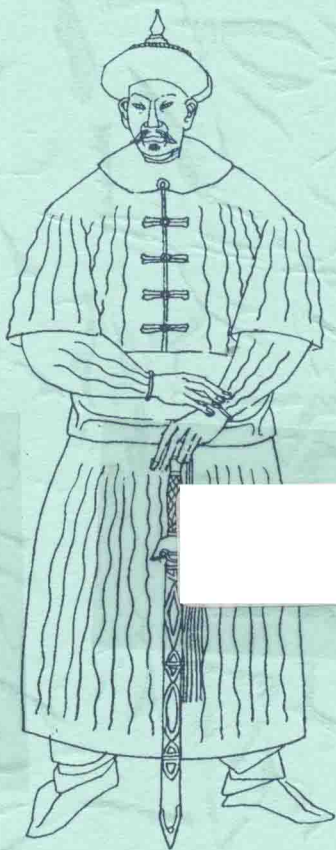


# 努尔哈齐



通俗军事文库  
中华名将系列

邱心田 著

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通俗军事文库/中华名将系列

# 努尔哈赤

邱心田 著

一、努尔哈齐	(1)
二、努尔哈齐	(3)
三、努尔哈齐	(12)
四、努尔哈齐	(17)
五、努尔哈齐	(35)
六、努尔哈齐	(40)
七、努尔哈齐	(48)
八、努尔哈齐	(54)
九、努尔哈齐	(68)
十、努尔哈齐	(84)
十一、努尔哈齐	(100)
十二、努尔哈齐	(111)
十三、努尔哈齐	(124)
十四、努尔哈齐	(134)
十五、努尔哈齐	(137)
★附录	
努尔哈齐生平年表	(141)

军事科学出版社  
北京

## 目 录

- 一、颠沛流离 .....(1)
- 二、含恨起兵 .....(8)
- 三、统一建州女真 .....(12)
- 四、统一海西女真 .....(17)
- 五、统一“野人”女真 .....(35)
- 六、加强军队建设 .....(40)
- 七、建立后金国 .....(48)
- 八、起兵征明 .....(54)
- 九、萨尔浒大捷 .....(68)
- 十、逐鹿辽沈 .....(84)
- 十一、轻取广宁 .....(100)
- 十二、经营辽东 .....(111)
- 十三、兵败宁远 .....(124)
- 十四、疽发身亡 .....(134)
- 十五、结语 .....(137)
- ★附录  
努尔哈赤生平大事年表 .....(141)

距今 440 年，即明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 年），在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（今辽宁新宾县西南赫图阿拉老城），一个女真男孩呱呱坠地了。这个与其他的婴儿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男孩，长大成人后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，成为满族的民族英雄和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。他，就是清王朝的开创者和奠基人——清太祖努尔哈赤。

女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，先秦时期的肃慎、东汉时期的挹娄、南北朝时期的勿吉、隋唐时期的靺鞨，都是女真人的祖先，到五代时才改称女真。

女真人世世代代劳动、生息在我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，据《大明一统志》记载，女真人生活区域东濒日本海，西接兀良哈（蒙古一部，东界嫩江支流裕尔河），南邻朝鲜，北至奴尔干北海（今鄂霍茨克海）。明代一般把女真分为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：建州女真居住在牡丹江、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；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；野人女真是指居住在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以北、以东的女真各部，大体分布在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。

明初，为了经营东北地区，明廷先后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（治所在今辽阳）和奴尔干都指挥使司

(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)。都司下分置卫所，如巡东都司领二十五卫、一百三十八所、二州、一盟，奴尔干都司领三百八十四卫、二十四所、七站、一寨。卫所的官员由朝廷委任各族首领担任，授以都督、都指挥、指挥、千户、百户、镇抚等官职，发给敕书，让他们各自统管所属人民，并按规定的期限赴京朝贡述职。正是通过这些卫所的大小官员，明廷有效地对包括女真人在内的东北地区各族人民进行管理。

努尔哈赤的祖先是元代女真斡朵里、胡里改等部的后裔，原居牡丹江入松花江江口一带。明洪武年间，他们为了躲避其他部族的袭扰，相继溯牡丹江南徙，移居图们江、绥芬河流域。在明廷的招抚下，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于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十一月首先归附，因其住地绥芬河流域为唐代渤海地方政权率宾府（治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）建州故地，明廷即于其地设建州卫。其后，建州女真又辗转迁徙，大约于正统年间在婆猪江（一称佟家江，即今浑江）、浑河支流苏子河一带定居下来。为便于管辖，明廷先于永乐十年增设建州左卫，又于正统七年（1442年）分设建州右卫。这样，建州女真就分为建州卫、建州左卫、建州右卫，史称“建州三卫”。

努尔哈赤，姓爱新觉罗，号淑勒贝勒。他的祖父觉昌安（一称叫场）是苏克素浒河部的一个小首

领，有敕书 30 道，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，经常率领数十人到抚顺关马市贸易；父亲塔克世（一称塔失）是建州左卫指挥。塔克世有三个妻子，正妻是阿古都督的女儿，姓喜塔喇氏，名额穆齐。喜塔喇氏生有长子努尔哈赤、三子舒尔哈齐、四子雅尔哈齐和一个女儿。塔克世另一个妻子李佳氏，生次子穆尔哈齐；继妻纳喇氏，生五子巴雅喇。

努尔哈赤生在这样一个女真贵族家庭里，童年生活充满了快乐和幸福，每天不是与小伙伴做游戏，就是手握榆柳制作的小弓骑马射箭。由于努尔哈赤是塔克世的长子，又天资聪慧，骑射技艺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，深得父母的欢心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努尔哈赤美好的童年生活早早地结束了。在他 10 岁的时候，生母喜塔喇氏不幸早逝，继母纳喇氏心术不正，对他缺少爱心，常常在父亲面前拨弄是非。遭受丧母之痛的努尔哈赤在家中得不到温暖与关怀，失去了往日的欢乐。小小的年纪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，他跟随大人进入深山老林，挖人参，采集松子、榛子、蘑菇、木耳，再赶到抚顺等地出售。

大约在万历元年（1573 年），15 岁的努尔哈赤带着 10 岁的弟弟舒尔哈齐离家寄居在外祖父王杲家。王杲机敏剽悍，通晓东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语言文字，具有较强的组织才能，拥有强大的经济、军事实力，尽管没有得到明廷的授职，却是建

州三卫事实上的领袖人物，所以有“阿古都督”的称号。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、父亲塔克世也依附于王杲，成为他的部将。王杲十分疼爱两个外孙，教他们读书识字，练习骑射，也让他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。在这里，努尔哈赤那受伤的心灵总算得到了慰藉。

然而厄运又悄悄地逼临努尔哈赤兄弟。原来王杲自恃兵强马壮，雄长各部，不断骚扰边境，与明边臣为敌。觉昌安、塔克世父子曾经跟随王杲扰边作乱，被明廷边臣骂作“贼首”。不久他们就认识到，长此下去，终归对自己不利，于是便暗中投靠了明辽东边将，一心一意地为明朝做事，后来干脆公开地站在了明朝一边，积极配合官军作战。万历二年十月，觉昌安父子引导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讨伐王杲，王杲退入古勒寨坚守，明军乘大风时纵火，攻破城寨，残杀寨内1100余人。王杲在寨破时慌忙逃出，努尔哈赤兄弟滞留寨中，双双被俘。李成梁因为没有捉到王杲，大为光火，即将觉昌安扣作人质，令其子塔克世寻查王杲的踪迹。努尔哈赤十分清楚自己的险恶处境，所以他见机行事，一见到骑着高头大马的李成梁，立即跪在地上，双手紧抱马腿，痛哭流涕，请求赐他一死。李成梁见努尔哈赤口齿伶俐，聪明可爱，顿生怜悯之心，就把他和舒尔哈齐都收在帐下。努尔哈赤开始做随军杂役，有意讨好李成梁，处处事事小心谨慎，不但手

脚勤快，而且谦恭有礼，所以很快就博得李成梁的好感，做了他的随从，关系越来越密切，以至于李成梁晋京时也要努尔哈赤随侍左右。

尽管努尔哈赤受到李成梁的信任和器重，但仇明的种子已深深扎根于他心中。在他被俘的第二年，逃到海西的王杲被哈达部首领王台缚献给李成梁，努尔哈赤眼看着外祖父被装在囚笼里送往北京处死的情景，撕心裂肺般的悲痛和满腔的愤恨之情交织在一起，一个卧薪尝胆为外祖父报仇的念头也在他心头萌生了。

大约在万历五年，努尔哈赤离开李成梁，回到自己的家乡。继母纳喇氏仍然不能容纳他，挑唆塔克世与儿子分家，但分给他的家产却很少。就在这时，努尔哈赤与佟氏结了婚。佟家世居辽东，本是汉族，却已经女真化了。努尔哈赤对父亲和继母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之情，甘愿入赘佟家，改姓了佟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努尔哈赤一直以佟为姓，起兵之初，在给明朝的文告中，他也称自己为“佟努尔哈赤”。而佟氏家族则由于追随努尔哈赤，归入满族，佟氏也就改为佟佳氏。努尔哈赤婚后，夫妻恩爱，第二年就生了女儿东果格格，22岁时又有了儿子褚英，生活中不乏欢声笑语。但是，夫妻俩却不时为生计所困扰。为了生活，努尔哈赤曾外出佣工，无工可做时就上山打猎或者采集山货，带到抚顺、清河、宽甸、暖阳等关市上出售，换取生产工



具和生活用品。

万历八年，努尔哈赤又投到李成梁麾下。这时，努尔哈赤已经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，身高体壮，武艺超群，勇敢机智，阅历丰富，每有军事行动，总是冲在最前面，屡立战功，越来越受到李成梁的赏识，后来成为他的心腹，连军机大事也让努尔哈赤参与筹划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努尔哈赤经常出入李成梁的内宅，逐渐与其爱妾产生了爱恋之情。万历十年九月，隐情暴露，努尔哈赤只得离开李成梁部，逃往海西。他游走于女真各部，寻求帮助，终于得到叶赫部首领扬佳努的垂青。扬佳努将爱女许配给他，又送给他马匹、甲胄等物。后来在叶赫兵护送下，努尔哈赤回到了建州。

从10岁到24岁的十四五年间，努尔哈赤备尝了生活的艰辛，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。对于任何一个欲有所作为的人来说，艰难困苦不但意味着不幸，同时也是一笔无价的财富。努尔哈赤正是在磨难中逐渐成长起来。一方面，苦难磨炼了努尔哈赤的意志，使他养成了不怕困难、勇往直前、百折不挠、坚忍不拔的品格；另一方面，由于勤奋好学，他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，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，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才干。他熟悉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人情，了解辽东各地山川形势、关隘要塞和道里远近。他在与汉族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，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，掌握了汉语言文字，

喜欢读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，从中学到了诸如吸纳人才、管理军队、用兵作战等知识。他曾随李成梁到过京师，对明朝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情况都有所了解。多年的军旅生涯，不但使他掌握了军人应当具备的军事技能，而且颇有谋略，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。所有这些，都为努尔哈赤日后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万历十一年，努尔哈赤在人生道路上又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，他的祖、父双双惨死于明军的兵火之中。

万历初年，女真社会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，各种矛盾复杂尖锐，动荡不安，出现了“各部蜂起，皆称王争长，互相战杀，甚且骨肉相残，强凌弱，众暴寡”的局面。明廷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，为了防止因女真的强大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，对女真各部采取“分而治之”的策略，从而加剧了各部之间的矛盾冲突。在建州女真诸部中，王杲部势力最强，屡屡犯边，终于引来了杀身之祸。海西女真各部中，则以哈达部和叶赫部势力最强。哈达部首领王台因缚献王杲有功，被明廷封为龙虎将军。王台虽得到明廷支持，但与建州女真和海西叶赫部均有积怨。当初王杲逃到海西想投奔王台，王台却将王杲缚献李成梁。王杲死后，他的儿子阿台（阿太）、阿海（阿亥）继承父业，分据古勒寨和莽子寨，与哈达部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。与此同时，叶赫部的清佳努（逞加努）和扬佳努（仰加努）兄弟也因王台之叔王忠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祝孔革而欲向哈达部报仇。万历十年，王台死，阿台等乘机联合叶赫清佳努、扬佳努兄弟进攻哈达部。明廷决定扶持王台长子虎尔罕，集中兵力重点打击阿台，以根绝“祸本”。

万历十一年二月，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督率官兵自抚顺王刚台出兵，分两路讨伐阿台、阿海兄弟。辽阳副将秦德倚率兵一部，顺利攻克莽子寨，杀阿海。李成梁亲率主力，在苏克素浒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下，疾驰百余里，直捣古勒寨。由于该寨倚山险修建，寨墙陡峻，壕堑深广，易守难攻。明军施火攻，急攻两昼夜，射死阿台，攻破古勒寨。明军大肆屠城，2200余居民先后被杀。

在古勒寨之战中，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均死于寨内。自从觉昌安、塔克世父子投靠明朝，特别是在万历二年引导官军攻剿王杲以后，两家的关系就疏远了。阿台曾将觉昌安拘押至古勒寨，劝其归顺，共同扰边。觉昌安执意不从，因为觉昌安毕竟是自己妻子的祖父，阿台万般无奈，只得把觉昌安放回。当得知明军围攻古勒寨时，觉昌安不顾年老体弱，让儿子塔克世陪同他去营救孙女。经李成梁同意，塔克世留在外边，觉昌安独自一人进入被明军包围的古勒寨，去劝说阿台归顺。塔克世在寨外等候多时，不见父亲出寨，经李成梁允准，也进入寨内。但事与愿违，阿台不但不听劝告，还把他俩分别关押起来，结果觉昌安被战火烧死，塔克世则在破城后的混战中被明军杀死。

噩耗传来，努尔哈赤异常悲愤，想到祖、父一贯忠于朝廷却落得如此下场，他按捺不住满腔怒

火，找到明朝边关将吏理论，“我祖、我父无罪，为什么被杀？”明边将自知理屈，声明实系“误杀”，绝非有意加害。为了安抚努尔哈赤，边将送还尸首，并给敕书30道，马30匹，又给了都督敕书，还让他升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。明廷的安抚和封赏并没有抹去努尔哈赤心中的仇恨，但因暂时无力与明朝对抗，努尔哈赤便把一腔怒火都倾泻到尼堪外兰身上。他对明朝边官说：“我祖、父被杀，实际上是尼堪外兰唆使的结果，只要将尼堪外兰交给我，为我祖、父报了仇，我就心甘了。”明朝边官拒绝了他的要求，并威胁说：“事情已经处理完了，如再这样无理纠缠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帮助尼堪外兰在嘉班筑城，叫他做你们建州女真之主！”

努尔哈赤闷闷不乐地回到赫图阿拉，但家乡的情况更糟。由于明朝边将偏袒、扶持尼堪外兰，建州各部首领大都投靠尼堪外兰，甚至本族中也有不少人反对自己，他们对神灵立誓，要杀掉努尔哈赤，归顺尼堪外兰。尼堪外兰有恃无恐，竟逼令努尔哈赤归附于他，努尔哈赤恨恨地回敬他说：“你本来是我父亲的部下，反而叫我归顺于你，岂不是异想天开！”他恨朝廷，恨边关将吏，恨尼堪外兰。因为他们，杀祖、父的深仇大恨报不了；也因为他们，自己当建州各部首领的愿望难以实现。一想到这些，努尔哈赤就恨得咬牙切齿，看来别无出路，只有拉起队伍，与他们大干一场。决心下定，

对于怎么干的问题，他也思虑再三，清醒地认识到，当前自己力量过于弱小，只有遗甲 13 副，一心一意的朋友也没几个，决不能与明朝官府正面对抗，王杲、阿台等人就是前车之鉴。作为权宜之计，只能暂时把矛头对准尼堪外兰。

万历十一年五月，努尔哈赤以报祖、父之仇为名，联络萨尔浒寨主卦喇及其弟诺米纳、嘉木湖寨主噶哈善和沾河寨主常书、扬书等首领祭天盟誓，共同起兵。可是，诺米纳听信努尔哈赤叔父龙敦的谗言，背弃盟约，不派兵参战。努尔哈赤不为这临时的变故所动摇，率领不足百人的队伍（其中披甲的士兵仅 30 人）向尼堪外兰发起进攻，一举攻克图伦城。虽然首战告捷，但因诺米纳暗中向尼堪外兰通报了信息，尼堪外兰早已携妻子逃往嘉班城。

图伦之战，揭开了努尔哈赤亲自导演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军事活剧的序幕，也是他带有传奇色彩人生之旅的重要转折点，从此之后，他适应女真社会发展的要求，高举统一的旗帜，走上了一条推动满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漫漫长路。

### 三、统一建州女真

努尔哈赤生活的时代，建州女真形成建州五部和长白山三部两大部分：建州五部是苏克素浒河部、浑河部、完颜部、栋鄂部、哲陈部；长白山三部是鸭绿江部、朱舍里部、讷殷部。各部内部又有若干个大小首领，各占一地，修城筑寨，互争雄长。

尼堪外兰与努尔哈赤同属苏克素浒河部，尼堪外兰由于得到明朝边关将吏的支持，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构成了威胁，所以努尔哈赤起兵之后，首先打击的就是尼堪外兰。当年八月，努尔哈赤又率兵攻嘉班城，又因诺米纳通风报信，使尼堪外兰再次逃脱。

努尔哈赤两次追捕尼堪外兰未果，都是因为诺米纳的破坏，所以他对诺米纳已不能容忍。尤其令努尔哈赤恼火的是，诺米纳自恃实力强大，竟派使者到他这里来指手画脚，不允许他攻取浑河部的杭嘉、扎库木二城，还强令他夺取栋嘉、巴尔达二城后必须拱手相让，否则就要派兵阻断他的用兵之路。努尔哈赤认识到，若不先灭掉诺米纳，不但无法擒斩仇人尼堪外兰，而且还将失去现在仅有的几个同盟者；但诺米纳力量强于自己，要对他动手，决不可鲁莽从事，不能强攻，只可智取。于是，努尔哈赤佯与诺米纳约定合兵攻巴尔达城。临战时，他让诺米纳的士兵先攻，诺米纳不干，他顺水推舟

地说：“你既不攻，那就借用你军的盔甲器械，让我军先攻吧。”诺米纳不知是计，交出全部兵械，努尔哈赤趁机将诺米纳杀死，占领了萨尔浒城。

在统一建州各部的过程中，努尔哈赤根据形势的轻重缓急，灵活地选择打击对象。万历十二年正月，由于族人理岱引导海西哈达部劫掠努尔哈赤管辖的瑚济寨，他暂缓对尼堪外兰的打击，率兵征讨理岱，一举攻占兆佳城。为报妹夫噶哈善被萨木占杀害之仇，他于六月率兵攻破玛尔墩城，杀死萨木占等人。此后，努尔哈赤继续向周围部落扩张。

由于兵弱勢孤，努尔哈赤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，但他以百折不回的毅力，与命运顽强地抗争。同年九月，努尔哈赤利用栋鄂部内部纷争的有利时机，率兵攻围齐吉达城，将城上悬楼及城外房屋全部焚毁，就在将要破城之际，下起了大雪，只得下令撤兵。万历十三年二月，努尔哈赤率兵50人攻掠哲陈部界凡城，见敌人已预有准备，就果断地下令退兵。当行至太兰岗时，已被界凡、萨尔浒、栋佳、巴尔达四城联军400人追上，界凡城主讷申、巴穆尼冲在最前头。在这众寡悬殊的危急时刻，努尔哈赤毫不犹豫地单骑拨马迎敌，持刀奋力一挥，讷申身首异处；随即转身回射，巴穆尼应声落马。四城联军因惊愕而停止了前进，努尔哈赤遂殿后掩护部队徐徐撤退。四月，努尔哈赤率兵80人再征哲陈部，与托漠河、章佳、巴尔达、萨尔浒、界凡



五部联军不期而遇，他首先冲入敌阵，奋力厮杀，终于打败了 10 倍于己的优势敌人。九月，努尔哈赤率兵攻破苏克素浒河部安图瓜尔佳城，杀其城主诺谟珲。十四年五月，攻克浑河部贝欢城。不久，又招服了哲陈部的托漠河城。

至此，努尔哈赤经过数年的浴血奋战，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城寨，掳掠了不少人口和资财，实力大增，已经具备了与仇人尼堪外兰决一雌雄的条件。

七月，努尔哈赤率兵征讨尼堪外兰。早在万历十一年秋嘉班城之战前夕，尼堪外兰就已携妻子儿女和部众逃往鹅尔浑，筑城居住。鹅尔浑城靠近明边，由于周围的部落尚未归服，努尔哈赤星夜急进。在鹅尔浑城外的战斗中，努尔哈赤身陷重围，受伤 30 余处，仍奋勇力战，终于把敌人击溃。随后，他带伤指挥部队攻城。破城后，才知尼堪外兰并不在城中，已逃往明军寻求保护，努尔哈赤一时性起，竟把城中 19 名汉人全部杀死，把箭镞重新插入 6 名中箭伤被俘的汉人的伤口，让他们身插箭镞去向明朝边将索取尼堪外兰。明朝边将鉴于努尔哈赤日渐强大，而又看到没有立身之地的尼堪外兰在女真人中已失去影响力，对朝廷也毫无价值可言，就令使者把不再保护尼堪外兰的意思告知努尔哈赤。于是，努尔哈赤派部将斋萨率兵 40 名赶赴边关，捕杀了尼堪外兰。

万历十五年，努尔哈赤连续对哲陈部进行征